

新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,上班后我开始有这样的觉悟。无论新历旧历,过年都是小孩子的事,朋友前些日子给孩子带了盒“倒计时日历巧克力”,每天拆开一块,甜甜蜜蜜辞旧迎新。而对干活的人来说,过年是年关。临近年关,各项总结汇报、考核评选、封账要账纷至沓来,每天都是一个头两个大。这个节点,我盼着跨年能搞得像美洲狂欢庆祝活动“甩包袱日”那样,将冗事烦扰统统塞进毛绒娃娃扔进火堆烧掉。

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无言地完成一次公转,情歌歌唱“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”,文创爱好者会摊开一本花里胡哨的日历,每天读一句,每日学一招。空间的运动衡量为时间的刻度,“新年”不过为我们开启了一个“存档点”。无论跨不跨年,时间滚滚向前,日新和月异,成长和衰老,新瓶装旧酒,历史压尾韵,“暑去寒来杀人刀,斩尽世上男女老少”。

天地不仁,时间流转,人们还是要通过仪式来编织意义之网。第二个千禧年来临的午夜,零点钟声敲响之前,我找了一条体育场跑道,在起跑线上做好蹲踞式起跑准备。倒

不知是否有人与我一样,越是走近深冬,越是惦念盛夏。走在冬季的街头,黑白灰是人们衣服的主色调;而夏天,大自然与人们着装的色调都是五彩缤纷的。

很小的时候,我在北方长大,母亲工作繁忙时,总送我去外婆家,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。外婆有一双带有魔力的手,四季在她的手里灵活轮转,变幻出很多我没见过的吃食。她带我领略过蒸槐花里面粉与花香拥抱的温度,感受过菠菜汁做成的面蘸着辣椒油香在嘴里跳舞的动感,体会过疙瘩汤里氤氲的热气润过喉咙的钝感……

最喜欢吃酸菜羊肉粉条煲。外婆没有放葱蒜刺



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这是心中多年来所向往的境界,尤其是迷恋上跑步、登山、骑车等户外运动后,让我对泰山有了非凡的念想。

泰山国际登山节的消息是无意中从国家登山协会《山野》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得到的。我难掩激动之情,浏览完比赛公告后便打开链接报名参加。登山赛设置青年组、中年组和老年组,终点分别为泰山的中天门、南天门和玉皇顶,参赛年龄在18岁至65岁之间。我填报了中年组,全程7.8公里。

比赛起点位于泰山脚下红门外的林校操场。上午8时30分,发令枪响,我激情迸发地迈开步子,和2000余名专业跑者、8000余名运动爱好者一起竞相追逐。跑过红门路、穿过岱宗坊、越过红门,横在面前的是一条曲折延伸爬高的石阶路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漫步从头越,早已习惯于中岳嵩山攀爬登高的我,在秋日向东岳泰山发起了挑战。

登山的石阶绵延云端,沿途的风景迷乱双眼,追逐的脚步升腾希望。无暇顾及沿途的风景,也来不及向身边微笑

如何跨年

程旭

计时“三、二、一”,我拼命狂奔,意图“跑步进新千年”。后来有人说,因为没有公元0年,00年算不得千禧年的开端,01年才算,我又熬夜跑了一年。

法国社会学家居伊·德波曾说,这是一个没有节庆的时代,现代性是一种“景观社会”。在景观中,观众要隔着一定距离观看表演,跨年于是有了打擂台式的演唱会,还有音乐会、贺岁电影和演讲。然而,跨年热闹的公众与私密的独乐并不相悖,社会评论家伊万·伊利奇建议不妨把跨年这样的文化事件看作“同乐工具”,个体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掌握工具,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意义赋予这个世界”。

我有位同学每逢新年都会听几遍ABBA乐队的(Happy New Year),歌里唱香槟饮尽,烟花散落,新世界会在生命的灰烬下繁华起来;影迷会挑出2013年版《了不起的盖茨

意提香,锅铲一挥间,腊月里慢醇出的琥珀色胖头酸菜,精心挑选的盐池滩羊肉、宽细适中的粉条,与自

炸制的辣椒油和少许盐听话地各就各位,香气自自然然地从锅里钻出。说是煲,其实出炉时,锅里并不含汤汁水分。每次刚端上桌时,我总忍不住率先动筷把羊肉、粉条、酸菜厚厚地铺一层在盛好的米饭上一大口接着一口,开启这场味蕾大戏。酸、辣、爽滑、鲜嫩、干香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羊肉、酸菜、粉条三个主角轮番上阵、互不抢戏、彼此融合。我总会一不小心吃掉两三碗,外婆也总会在此时说:“小姑娘,可不能这样吃啊,下次不做了。”可下一次我说要吃时,外婆还会做给我吃。我记得外婆做饭时喜欢戴着红色的袖套,特别亮眼。

长大后,外婆在北方,我在南方。外婆年岁上来



后,有些耳背,不太会使用老人机,每次打电话,听上去和“吵架”似的。“你是谁?”我喊道:“莹莹,莹——莹。”“你是谁?”重复好多遍后,外婆也不问我过得如何,开始自顾自说个不停。“哦,莹莹。你现在肯定不想外婆了,都不回来看外婆了。今年又腌了酸菜啊,可好吃了。”……

有一年夏季,我回去看外婆,结果她让我陪着旅行。景区在沙漠里,午

后的沙子踩在脚下潮热热的外婆在前面带头如履平地,不时回头挥手让我快点儿,我在后面拿着包小步慢跑,喊着“外婆慢点儿啊”。好不容易望见外婆在一个滑沙的地方停下来,以为她要歇会儿了,她对我说:“我要滑沙。”我劝说她不要尝试,这么大了。她看着我,又一次喊道:“我要滑沙。”并且已经自己跑到坐在板子上了。我突然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,好像小时候我也时常这样对外婆说,之后听到自己说:“好吧。”一眼不敢眨地盯着外婆从高高的斜坡上滑下,当心里不记得冒出多少念头时,外婆已经在坡底向我挥手了。我冲过去询问她还好么,外婆一脸得意:“还想再玩一次。”我一时愣住了,好说歹说才劝住她。回到家,母亲打来电话,听到我叙述后有些无奈:“你们这一大一,可真是祖孙俩啊。”

七夕会

致意的游客道谢,一心专注于登山赛道,奔跑、追逐、攀爬、跳跃,紧跟前面的勇士冲到了中天门的牌坊前。这是老年组赛事的终点站,对我来说,已经完成了5.1公里的赛道,距离7.8公里的南天门不远了。

题刻在中天门旁边泰山石的诗篇让我飘飘欲仙。举目远望,云端的南天门若隐若现,连接天门的盘道如天梯倒挂,似银河下泄。好一个险峻陡峭的“十八盘”!山东自古多好汉,我这个来自嵩山脚下的汉子,也要拼上力气,在泰山当一回真好汉。在补给点上稍作停留,我便又融入了登山的队伍中,冲过了中年组的终点——南天门。此时,秋风徐来,疲劳顿消。举目四望,辽阔江天,真有李太白登上顶峰后那种“天门一长啸”的快意之感、愉悦之情!

1小时46分的比赛成绩,说快不快,说慢不慢,对我来说,这番体验已经超越了一切数据。看着身边青年组多参赛者还在向终点冲刺,驿动的心再也无法停留。再有1公里就是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,跟随年轻的队伍继续前行,又何妨!那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情怀,正在心头燃烧。

时间不断快进,今年北方树上的枝干都光秃秃的时候,我的孩子出生了。母亲说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时很高兴。脑海里闪过印象里外婆的样子——走路有劲、说话靠吼的、牙齿梆梆硬、还能干嚼蚕豆的。直到母亲发来外婆的照片。整个人蜷缩在病床上,鼻子里插着管子。母亲说外婆今年忘记做酸菜的事了,如今也做不了了,还说外婆叫我不



用赶过去,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从年初到现在,冬天的温度难以捉摸,就连桂花都晚开了一个月。我抱着使劲吸鼻涕的孩子,连着手机那头的母亲,望着母亲身后躺在病床上的外婆,想,要是现在是夏天就好了,夏季时节老人和孩子都不易生病。我相信,外婆一定在此时也很想念夏天。毕竟我们是同在夏天出生、刚好相差整六十岁的祖孙俩啊。

杨华生,成功塑造滑稽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中贪得无厌收刮民脂民膏的“369”、喜剧电影《如此爹娘》偏袒儿子的父亲,也是上海说唱《小菜场》的里程碑人物,曾居住在长乐路与瑞金路交界处一栋老式洋房二层。我曾有几次到杨老家做客,寻访他的成功之路。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挂满了全国各地的漫画家为他庆生制作的“肖像画”,如张乐平、方成、华君武、丁聪、颜开、丰子恺、郑辛遥、詹同、天呈等。最让杨华生赞不绝口的是天呈赠予他的那幅:“我深知自己的形象可谓天然成趣的漫

晚清小说《孽海花》第十三回一节:“子珮道:‘兄弟告诉你们一件事:还是在他未中以前,有一回在国子监录科,我们有个同乡给他联号,也不知道他是谁,只见他进来手里就拿着三四本卷子,已经觉得诧异。一坐下来,提起笔如飞的只是写,好像抄旧作似的。那同乡只完得一篇四书文,他拿来一送卷子都写好了……’那同乡见他如此敏捷,忍不住要请教他的大作了。拜读一遍,真大大吃惊,原来四篇很发皇的时文、四道极翔实的策问,于是就拍案叫绝起来。谁知韵高却从从容容笑道:‘先生谬赞不敢当,哪里及先生的大著朴实说理呢!’那同乡道:‘先生并未见过拙作,怎么知道好呢?这才是谬赞!’他道:‘先生大著,早已熟读。如不信,请念给先生听,看差不差!’说罢,

就把那同乡的一篇考作,从头至尾滔滔滚滚念了一遍,不少一字。你们想这种记性,就是张松复生,也不过如此吧!”这段文字里,子珮是权力和学问颇大的殿试读书

价28.80元),便毫不犹豫收入囊中。略微翻阅,深悔自己孟浪——那可是一部天书啊!仅目录所示,覆盖阐说经传,论证九流、评品诗词、朝章国故、士林交往、域外见闻;上涉释藏道笈、耶回之事,下及山川物产、天文历算之学,中外古今,包罗万象,岂

吾等学渣能夫配读?其卷帙浩繁(40卷),又加阅读阙如,更兼影印刻本,笔画

残缺,少腿,尤其令我生畏、泄气。限于篇幅,我谨录该书卷一目录如下:中西法推节气;西域音乐;说犹优;谈丧礼;孝经大义;印度语歧义;张骞碑是唐碑;江都孙兰

兼通西学;读左传正义札记;辟邪论;历学疑问;姚文栋论云南边防;论书法;杂说。文氏博学强识、精通四部,可见一斑。

再呈卷一首篇《中西法推节气》:“西洋用恒星年,故所重在节气;中国用太阴年,故所重在朔望,此根本之不同者也。既重朔望,以二十九日、三十日为一月,则平分二十四气,以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为一节,亦所以便民事也。《授时历》明知定气,而仍以恒气注历者,盖即此意。江慎修力主西学,以为古法未精,亦一偏之见而已。宋周公瑾《志雅堂杂钞》云:推节气法,但隔十五日两时辰零五刻推之即是。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刻立春,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即是雨水节,后皆仿此。此恒气注历之便也。”不懂古代历法者,虽然认得文里每一字,对内容意思却一头雾水。短短的一则笔记,涉及宋朝史学家周密、元朝《授时历》、清朝经学家江永,令人瞠目,难怪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评《纯常子枝语》:“较沈乙庵《海日楼札丛》虽精湛或逊而广博差同。”

定义文氏学问,陈左高断为“渊博”,钱仲联联作“广博”。孰取孰舍?一窍不通如我,力有不逮,只好淘一记浆糊,“阴历阳历两扯扯,大家不吃亏”,以“博学”敷衍之。

乘车一个半小时,只是为了去看一片稻子。不是没有见过稻子。小时候,我还捡拾过稻穗。那时候,没有那么多房子;农田里,种满了成片的稻子。那时候,见稻子,只是稻子;今天,在沉甸甸的稻穗里,我看见了一碗白米饭,看见了经过春夏后的成长和蜕变。

穿行在看稻子的人中间,内心有着第一次见的喜悦。

君武讽刺敌伪时期漫画中获取的灵感。此外,丁聪的《现象图》、张乐平的《三毛系列》、詹同在《讽刺与幽默》上的作品、郑辛遥的《智慧快餐》等都是他的“营养快餐”。

众所周知,杨华生无论在滑稽大戏还是独脚戏里,“唱”的部分都占有主导地位,麒派京剧、越剧、宁波滩簧、江淮戏等曲种几乎是曲不离口。说来也巧,越剧陆派创始人陆锦花住在杨家正对面那栋楼,杨老经常通过窗口与陆锦花闲聊攀谈艺术讯息,周末还隔窗对唱,幽默风趣的杨老经常逗得陆锦花乐不可支、笑疼肚皮!

晚清最博学的人

西城

卷官;张松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过目不忘的奇人。

《孽海花》中人物,在现实世界多有原型,其中,“韵高”与“芸阁”谐音,即文廷式。

文廷式(1856—1904),字道希,号芸阁,晚号纯常子,江西萍乡人;光绪十五年(1889)保和殿大考获翰林院编修第一

名,次年中式恩科贡士,殿试一甲第二名(榜眼),授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、典馆纂修、江南乡试副主考官;甲午御试一等第一名,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、署大理寺正卿;维新变法关键人物。

关于文廷式,汤志钧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》引《昭萍志略》:“文誉噪京师,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”;又,“梁启超致夏曾佑书”:

“能言传教,心折曹溪,几为投体,此人自是可人也”。

从《孽海花》及履历,我们极易感知文氏之卓而不凡、名闻遐迩。然而,一般读者乃至不谙晚清文史的学者,提到当年政坛、学界、诗家,疏忽甚或不知其人其事者居多,殊可怪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某天,我到著名日记书信专家陈左高先生(陈巨来胞弟)富民路宅府闲聊,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“文廷式是晚清学问最渊博的人”的说法,吃惊不小——我心目中,文廷式乃一流诗人不假,但“最渊博”头衔非沈曾植、李慈铭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章太炎莫属,怎么轮得到他呢?

真可谓无知者无畏。可我毕竟把陈先生的话听进去了,故而十分留意文氏著作;不久,正巧福州路“古籍书店”一冷僻书架插着《纯常子枝语》(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,精装,定

镜泊湖

方忠麟 摄

千里读稻